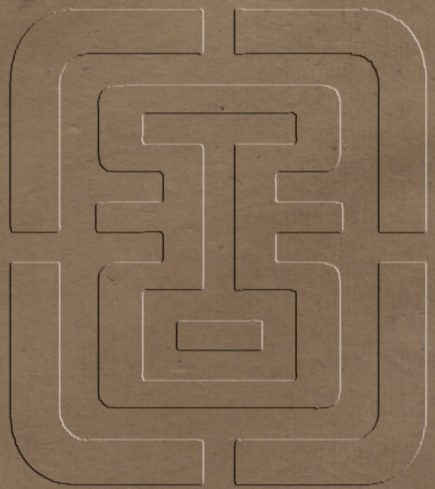




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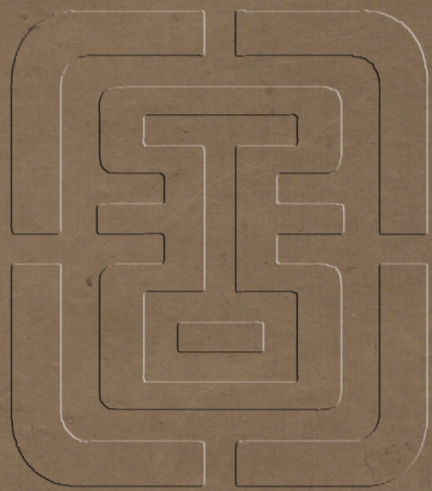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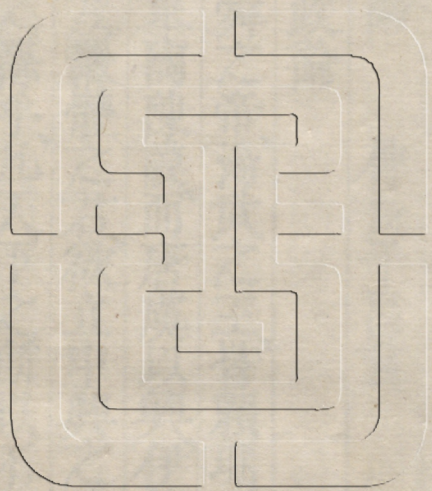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
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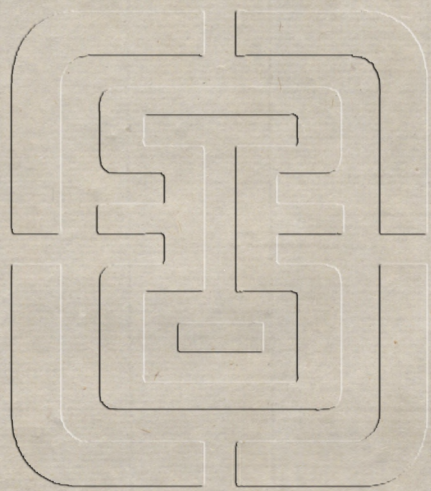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政論

仲長子昂言

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

本傳逸
作休

安危逸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
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
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
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
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
之，折則接之，緩則契之，補琢換易，可復為新，新
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搗裂，
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
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

施作設

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
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乂，夫風俗者，國之
脈診也。不和誠未足為休，書曰：雖休勿休，況不
休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
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
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
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
強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
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

無然矣
二字

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俗人拘文牽古不
達權制奇瑋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
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爲
不善惡足與論家國之夫事哉故每有言事頗
合聖聽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
倚奪何者其頑士關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
樂成況可與慮始乎心閃意外不知所云則苟
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嫉能耻善策

下况其
餘哉四
字恐衍
文

不從已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
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
以排於絳灌弔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
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
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卮軻之倫以爲輔佐
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榜其面曰魯孔丘
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
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
厄削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爲豎子所譏笑其

追恐遺

春書治要 卷之四十五
故獲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徼名，耻鄉原之譽，比周之黨，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愆。前君既失之於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人，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相覺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舊無下
川之下
字補之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候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閉民欲，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贖古，而舊號網漏吞舟，故庸夫設藻稅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

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今使列肆賣侈功，商賈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賈人之列戶，蹈踰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土雖皆墾，又故地功不

致，苟無力穡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窮匱而爲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囹圄實，一穀不登則飢餓流死，上下俱賈，無以相濟。國以民爲根，民以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可爲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旣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瑱，柿之飾而破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輻梓黃腸，多藏寶貨，享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慕，耻

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豫修
亡歿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
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既迫，迫爲盜賊，拘執陷
罪，爲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
之貢，堯舜所不當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褻
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
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
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匱，
誠亦難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風，內憂

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
戮，以爲健。俗之壞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
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頓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
而無匡改。雖唐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
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
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埤川者，
必杜其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
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
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反復滅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既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寇賣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

寇弊

艾咸以官爲忌諱遯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則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爲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吏不明爲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

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勅慎而詔書又誤進入之賔貪饕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泉被弓弩米粥雜漆燒鎧鐵焯醃中令脆易冶孔又褊小刀牟悉鈍故邊民敢鬪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

兵鈍甲與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尅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尚勝於自中也苟以牢利任用爲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翫無所懲畏

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豐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竄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壹切之計，故能君臣和

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於中，則和氣應於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闕於大臣，而密罔刻於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牧守守，逐之各競，撻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竈，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敬無廢於府，矧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闔門，攝捕妻子，人情耻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

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諛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睥睨待以惡意滿歲寂漠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之勛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況凡庸之士而責以造次之効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橫暴酷烈

之失而世俗歸稱謂之辨治故紕已復進并已復用橫遷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本操雖異驅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畜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是以有國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罰故養之如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以終始恐失羣臣之和以墮先王之軌也今朝廷

雖屢下恩澤之詔，垂卹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而無功，華繁而實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長吏原其小罪，闕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二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二年壹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爲公卿，然後政化大行，勛垂竹帛，皆先帝舊法，所宜因循及

帝上疑
脫先字
或云帝
當作當

中興後，上官象爲并州刺史，祭彤爲遼東太守，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近日所見，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雲擾波轉，潰潰紛紛，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尚書，亦復如此。且臺閣之職，尤宜簡習，帝時尚書，但厚加賞賜，希得外補，是以機事周密，莫有漏洩。昔舜命九官，自受終于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有改易也。聖人行之於古，以致時雍，文宣擬式，亦至隆平，若不克從，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

昔明王之統黎元蓋濟其欲而為之節度者也
凡人情之所通好則恕己而足之因民有樂生
之性故分祿以頤其士制廬井以養其萌然後
上下交足厥心乃靜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後
可教以禮義威以刑罰苟其不足慈親不能畜
其子況君能檢其臣乎故古記曰倉廩實而知
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
理獄訟幹府庫者皆羣臣之所為而其奉祿甚
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

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
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
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
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素
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為天下通率聖王知
其如此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於奉
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為士者習推讓之風耻言
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
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諸侯之大夫耳祿足

贍五百斯非優衍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違聖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葛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升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

嗣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夷齊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姦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然尚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贖其匱使足代耕自供以絕其內顧念姦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吏內足於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暴

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三亡之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車之軌宜以爲戒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滌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隣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逋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壹赦命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憊艾比之於死頃間以來歲且壹赦百姓忸怩輕爲紆

非每迫春節微倖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暗噫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蓄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蹙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甫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哀已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

學疑選

抑邪之道也。昔堯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涇涘之砥石。及匡衡、吳漢將相之雋，而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壹赦。

仲長子昌言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寔德是

爲，而非刑之收致也。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

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劓、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忠仁、壹德於恆久、先之用已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爲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官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邪心起

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耻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耻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開道塗焉、起隄防焉、舍我塗而不由、踰隄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

之而知罪、可使悔過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聰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譎詐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汚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

其聲音、激厲其廉耻、塗塞其虧隙、由尚有胷心之逸念、睇盼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捶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情慾、宣淫佚於廣衆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汚風詭俗、生淫長紆、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徼天幸以自獲

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又況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豫朝政，愜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白不奏事於太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尚若此。又況呂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於我，尊且親；於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子弟也。妻之於我，愛

用惑衍

且媿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無所擇事矣。我之欲効恩情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非使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用之疾病也。夫以此歎唾盼矚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

超疑超

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掃是爲超走，是供傳延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

所宜也。孝宣之世，則以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奸心也。後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好於音樂，悉以樞機委之。石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覽、張讓之等，以亂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諭，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靈皇帝登自解

犢，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爲維綱，帝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凌橫恣，擾亂內外，螫噬民化。隆自順桓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緣得不破壞耶？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在師保，不令處於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良審也。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也。肅

世下有脫文

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盡中正竭精誠也下世其本而為姦邪之階於是淫厲亂神之禮興焉俛張變怪之言起焉丹書厭勝之物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構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

簡郊社慢祖禰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於不祥之物取信誠於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能致之於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於下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為之儉欲無所齊法為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

則器良行之於上、禁之於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頃皇子皇女有夭折、年未及殤、爵加王主之號、葬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於祖考、幹合而支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於驕溢之處、自恣於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於夷狄、其行比於禽獸也。長幼相効、子孫相襲、家

以爲風、世以爲俗、故姓族之門、不與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耶、所貴於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太學、廣之以他山、肅之以二物、則腥臊之污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玉、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難行之術、而臺榭則高數百尺、壁帶加珠玉之物、木土

被綵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於宮中未曾御之婦人生幽於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以覽都民之有無防闔足以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還使芻蕘雉兔者得時往焉隨農邨而講事因田狩以教戰上虔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

節
邵當作

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祿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以爲清邵非不清邵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

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濕者矣。有窮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爲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僞獨售。於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豈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間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節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

人當作之

欲以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違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剴摩。困苦難爲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途。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君子矣。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爲起。非也。爲太子時太傅。卽位之後。宜常答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爲之起。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及於其病。

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師傳三公所不
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
賜問之恩州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贈之
禮也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士大夫
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
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
士不與其言何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
知其能之高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
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弘天德益聖

猶上恐
脫聖人
二字

性也猶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
進至于七十然後心從而不踰矩況於不及中
規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尚書皆九
洲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論古事訪國
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深練金錫何以
昭仁心於民物廣令聞於天下哉人主有常不
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
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
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

忌惡當
作忌

友惡當
作久

也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寵幸佞諂壅蔽忠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爲疾痛在於膏肓此爲傾危比於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忘初故仁也以計御情智也以嚴專制禮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亦足以爲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爲厚也何必友年彌世惑賢亂國然後於我心乃快哉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

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於其體之不安則不能寢於其食之不飽則不能食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愆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

卷之四十五
憎無所偏幽閑攻人之短會友述人之長有負
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難
必相及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
此以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
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
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知
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已審其
不然可違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
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爲奢泰侈

靡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
疾子孫之爲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
子孫交之可違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已而濟
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
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
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
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
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大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

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
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
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
作大臣者不待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
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
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
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
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
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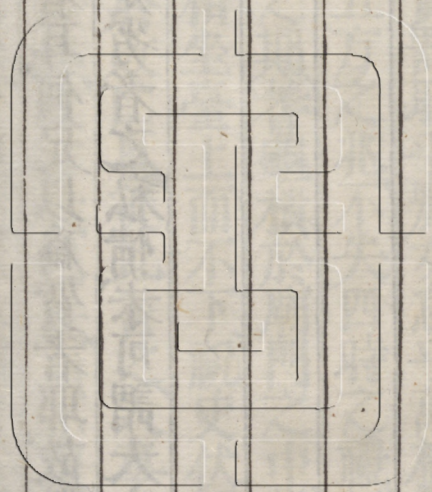
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於
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
所用耶。曰。大備於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
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
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郵政事。屢
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
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
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
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

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爲善惡以喜怒爲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著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羣麗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爲本天道爲末不其然與故審我已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令夫王者誠忠心於

今
令當作

自省專思慮於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竈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爲賀者耶故歡於報應喜於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謂大上之公德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申鑒

中論

典論

申鑒

荀悅

本書厚
作序

夫道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

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恒任
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
體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
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
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
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
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
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
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

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
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
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
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
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
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
萬物而成玉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
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放於
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淫巧以蕩

放作效

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有罪惡者無徼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彰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叛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

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憂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

憂作交

求作進

短作失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訐傷

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

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唯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咨度，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謙，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

咨度作讒嫉

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為博以仇為高以濫為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為察以利為公以割下為能以附上為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疑作蒙

督作替

惟督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

哀作變

勸功四曰哀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矣哉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

真上恐
脫則字

舊無乎
字補之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心，民憂傷國。

或曰：三皇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

精舊作
情改之

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唯性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絕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技，周本務，則事業脩矣。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

廟下有朝字
二事字
共作動

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有二史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尚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

副作嗣

君子有二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

商德作夏商
夏作民

義作公

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焉

不任所愛之謂公唯義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闕清靜嬖孽

不作茲謂主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針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一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祀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人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乎曰

人非下愚則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

人作夫

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

導下有非字先作引

人臣有三罪。一曰導。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先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發而進諫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也。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

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

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眾焉。故便僻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眾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繇共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攻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興。萬眾之寇。凌疆場。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譯而

已矣作
不近也
三字

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主慎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純德無慝，其上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

徐幹

慌其瞻視，輕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

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翳，鬼神不得見其隙。況於遊宴乎？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

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掩
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也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異矣或用乎人
或用乎已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
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
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夫見
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
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於自見
聰莫大於自聞叡莫大於自慮此三者舉之甚

追作近
下同

位作德
受作愛

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
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
故位彌高基彌固勝彌衆受彌廣君子之於己
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
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
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
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
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
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

善作喜

撫其心
作謂子

張

及作反

永作不
免二字
猶下有
虛字

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善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孔子撫其心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及，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永為人役也。

人之為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

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知作攻

未有舊作未良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
 攻之則日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
 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
 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其惡
 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能為己之
 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
 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
 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
 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

改之

畏忌目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眦心亦
 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
 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裡而見邦國之表聽
 不過闕塾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
 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
 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其高
 不可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
 右史記言師警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
 書戒月考其為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

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反此道以爲己既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已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已

彼作此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弃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故根深而枝葉

智作致

茂行久而名譽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智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加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夫人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

無夫人也三字

慎作植

所作取

乎疑字誤

舍旃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墳廩則水縱友邪則已僻是以君子慎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女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弊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

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

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者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澆亂至道也

澆作潰

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

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重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民弗美也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則所示者廣

充作竟

示作視

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
非鐸聲之益長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
行其政令者也

數作圖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
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
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
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辨慧
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
書數之功體比乎俯仰般旋之容凡此數者觀

般作折

勤作動
思作志

皆以作
以人皆

三字

已與以
同下足
作是

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勤人之思且先王
之末教也非有小才智則亦不能為也是故能
之者莫不自悅乎其無取於人皆以不能
故也夫君居南面之尊秉殺生之權者其勢固
足已勝人矣而加以以勝人之能懷足已之心
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敢規也而況
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謗聲若雷而
己不聞豈不甚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
淡而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効非大明君子

則不能兼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炫於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燾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

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潞豐舒、晉智伯、瑤之亡，皆怙其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銷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

忠直下
蒼有者
字刪之

不其然耶

帝者昧且而視朝、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叡哲、君子措諸上位、使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叡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人、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於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蹈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鱒、遽伯玉、而獻

無秋字

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弑魯有
子家羈叔孫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
氏而莊公不免弑虞虢有官之奇舟之橋而二
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
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醫必待使之
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
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
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
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爲人內實奸邪外慕古

君子則
舊作君
子情敗
之

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
於是脇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
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
莽之爵人也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桎梏
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
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
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鉄也小人
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
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

日雖作
雖曰

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
猶怨讎豈爲我用哉日雖班萬鍾之祿將何益
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
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脩所以執賢者
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孫子
曰人主之患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
賢言用賢者口也欲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
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善哉言也故人君
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

類作僻

其親作
親戚

無乎字

怨要作
死等

無頗類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
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填麓歆之如
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
至之有乎苟麤穢暴虐香馨不登讒邪在側殺
戮不辜官館崇侈妻妾無度淫樂日縱征稅繁
多財力匱竭怨喪盈野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外
內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如蝸蝓
臺殿如狴牢采服如衰絰歌樂如號哭酒醴如
滌滌肴饌如糞土衆事舉措每無一善彼之惡

縛作搏
類下有
焉字

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
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
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
以祿誘哉雖強縛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
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

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
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
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必不行也則雖重而
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賞者不賞

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
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
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賜爵祿於朝
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
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
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
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
乎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
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

不勸不懼上共
有民字

輕則不勸，罰輕則不懼。賞重則民微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恩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夫賞罰之於萬人，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禮記所
以二字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爲至痛

在下立
文下

照疑

極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崇簡易，其將葬萬國，乃顧臣子，令勿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己而已，非爲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嗣君之必

貪速除也。檢之以大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弊猶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況以不仁之作，宣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放矣。聖主若以遊宴之間，

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蓼莪之篤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大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爲典式，傳示萬代，不刊之道也。

潛
僭

昔之聖王，制爲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潛上之愆，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黷，士者

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勞筋力目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尚多貧賈家無奴婢既其有者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青拖紫并兼之門使之

然也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爲己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吏

猶疑獨

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趨走使令者皆勞力躬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傳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覆夫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并兼之家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議立制不亦遠乎

典論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亡於審配郭圖劉表昏於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爲後之監誠作姦讒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秉車騎苗並開府近士吳匡張璋各以異端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爲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以爲一於己後靈帝崩進爲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進之衆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死於羽父苗也能無及此乎夫

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況乎骨肉之間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不爲譚所善，於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遺命，奉尚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以紕降之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干戈，

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尚梟譚，禽配馘圖，二子旣滅，臣無餘。紹遇因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實，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衆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於天下，視霸王易於覆手，而不能抑遏，愚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以貌，其後敗績喪師，身以疾死，邪臣飾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宗廟爲墟，其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

稱其類已久之爲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
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並幸於表憚琦
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爲之先
後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
美於內瑁允歎德於外表日然之而琦益疏矣
出爲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其過闕隨
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
忿怒之色日發誚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爲嗣矣
故曰容乃生於身疏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耶

魏志注
所引典
論敬下
有心字

忌敬皆
作忘

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
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
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
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以增其
疾非孝敬也遂退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
去士民聞而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以
加此琦豈忌晨見北大之獻乎隔戶牖而不達
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表

卒琮竟嗣立以侯與琦怒投印偽辭奔喪內
有討瑁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劄請罪
琦遂奔于江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而作讒江
充焚豐以負罪而造蠱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
之罔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其凶逆
悲夫匡璋配圖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監
前無不烹菹夷滅爲百世戮試然猶昧於一往
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弟成姦於
朝制事於須臾皆緣厓隙以措意託氣應以發

試恐當
作詆

事挾宜愠之成畫投必忿之常心勢如激怒應
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之人若
夫爰盎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給二
王安國之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
昌犯色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誠三老抗疏以
理冤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
朝或揚聲於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
室其言旣酬福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間
矣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艷女書誠哲婦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衆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爲誠于後作內誠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不恭慎於明世而恣睢於間時者度主以行志也故龍陽臨釣

問疑聞

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僞隆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隸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給言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示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女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爲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懸之廟梁言自殺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乃髡頭墨面以毀

續疑婚

其形追如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為一至是哉其少子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嬪說惡母蔑死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以尚為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為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寢其房棟宇未墮陛除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劉廙別傳

政論注曰備政

蔣子

政要論

劉廙別傳

備政

夫為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既成衆稅不安則梁棟為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為之並廢善為屋者知梁稅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衆榱與之共成

也善爲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爲小忽而闕焉不知衆物與之共多也觀一非之爲小也輕而蹈焉不知衆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輓轄之在車無輓轄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觀其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覩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

者夕惕若厲慎其愆矣夫爲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故選託於由夷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爲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耻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飢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

衰捐疑
弄捐

以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衰捐
於外、虧仁孝、損名譽、能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
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
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
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之患、畢
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
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遺謗於世也、爲之
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
於終也、違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

昭昭之行、而咸思闇昧之利、姦巧機於內、而虛
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爲
名也、虛名彰於世、姦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
有以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
惡貪而罰於由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
違、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
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
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
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

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
 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
 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為
 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
 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
 佐能獨治也臣猶鐵也法陰陽補瀉也鐵非人
 不入人非鐵不徹於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
 補瀉則無益於疾也又況逆失之哉今用鐵而
 不存於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療
 亦速良醫急於速療而不恃鍼入之無恙也明
 君急於治平而不恃
 亡失之不便亡也

必須至
 亡也百
 三字恐
 當連正
 文
 逆疑併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
 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
 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
 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効其所
 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
 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
 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寶於世者
 則隨尊卑而為之制使不為此官不得服此服

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
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
是以民一於業本務而未息有益之物阜而賤
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
謂賈貴於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潔其法易其業
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
慎愛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
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違己之益己

忘疑忌

而不能用於夫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
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
則鳴吠而不違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
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
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
者不噬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
能去其嫉妬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願稷契
之佐哉此養犬以求不貧愛小臣以喪良賢也
悲夫爲國者之不可不察也

審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已不見無善而已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已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覩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已成敗於所聞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詭哉

弄疑弄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毀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俾曾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貫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

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
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
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
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
而常先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
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
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

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
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荷賞名而實窮
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
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
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
人而獨慮於衆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聞
又況庸君之能觀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
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
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

成恐戒
或成

而割之是以真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

若疑者

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爲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爲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闕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之術人爲悅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

美疑業

阿下恐
有脫文

有下不
字恐衍

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
塞於側爲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爲天下
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
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
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
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
下易所是一君爲臣而萬臣爲君也以一臣而
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爲人所
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於已而貴知

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爲已用也昔舜恭
己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臯陶稷契之數而貴
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爲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
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
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衆之上也燈燭至微至
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
蔽也聖人能覩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牆

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覩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踰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盡況人情之足蔽哉

蔣子萬機論

蔣濟

政略

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為泰故君稱元首臣為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羲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於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

有也

刑論

看髮覽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煩
 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
 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長
 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為功遂使無罪
 并門滅族父子孩老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
 之臣側入取舍雖烝子啖君孤已悅主而不憚
 也沉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

乎夫妄造誹謗虛書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
 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効以文相叙明主之法
 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
 事也應之曰顧當憂世無奇人儻有又不能識
 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
 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殷有考誠之誥矣復
 力索巖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

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脩叙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二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効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生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於有司。束於脩

脩養循

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殪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殲於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填於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爲太子時。諫持法秦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

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
 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
 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
 趙高之譟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
 之禍始皇所起也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
 心並任儒辯以并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
 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
 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
 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

名册二
 字叔符

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險杜塞
 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
 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
 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兼持天機豈近於元
 世棟橈榱崩三十年間漢為新家哉推計之始
 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於
 秦禍少者耳

政要論

桓範

為君難

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稽弃也理訟臯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爲君難耶曰此其所以爲難也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爲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

於澤者天以爲負負首之民有不霑濡於惠者君以爲耻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於心思之於內布之於天下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黠纒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於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慮服一絲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毫之善必有所勸罰

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
涸汚之人移溥偽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
古之朴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
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
霆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衆而賢才寡是
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
父不能皆得騏驎之乘追風之匹也御蹏齧必
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
輔羣下均養小大審覈真偽考察變態在於幽

愚上恐
有脫字
二軒字
疑一有
誤

冥窈妙之中割毫折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
精孰能盡於此哉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
効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
厲而內甚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
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
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
慮之以姦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佐威可不
慮之以姦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託公
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

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取諧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駸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士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

士髮當
作上或
主

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也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

臣不易

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以其爲易言臣之事君供職奉命勅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則無危辱之憂曷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

為難唯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為可然賢聖相遭
既稀又周公之於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
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為虧況義
能無所為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
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
之難肝腦塗地膏夜潤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
民宣化成德使君為一代之聖明己為一世之
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醜稷禹
豈為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

危字上
下疑有
脫文

以上疑
脫是字

躋之觀哉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於成功
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為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
然為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
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
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
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
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所謂大臣以
道事君也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密使怨咎
從己身而眾善自君發為羣寮之表式作萬官

之儀範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為邪臣所
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
釋忠計詭而為非善事變而為惡罪結於天無
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深者即時伏劍賜死
淺者以漸斥逐放棄蓋比于龍逢所以見害於
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
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為小臣者得任則治其
職受事脩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責竭力
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

事下疑
脫則字

是以賢者或非其議預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
其卑庶賈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
至賤千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
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
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
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其計在
下者或妬其人而奪其策蓋關思見殺於鄭韓
非受誅於秦龐涓別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
脇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為難也為小臣者一當

若為苟
若疑有
誤字

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
愛主媚不求奧竈而已若為苟若此患為外人
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
公俠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紆抱邪之臣欲
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
猶不能明況臣之於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
平爰盜譖朝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
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為難也為外
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

典惡當
作與

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
安危定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
主行之於身志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
間在己典主可也然患為左右所輕重貴臣所
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
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於魏
李牧見殺於趙樂毅被讒於燕章邯畏誅於秦
斯又外臣所以為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纖妙
豈可得備論之哉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

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

未之有也

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爲弊乘；伯樂執轡，卽爲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爲良民；遭桀紂，則爲凶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

治本矣

政務

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爲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者？故君子爲政，以正己爲先，教禁爲次。若君正於上，則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國無傾君，

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爲而治，教不言而行矣。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爲欲，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賢聖之姿，鮮不衰敗。故脩

羣術也
以恐有
脫文誤
字

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
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
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
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衣葛，冬日
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
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
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
足，國積饒而羣術也。以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
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閉情無欲者上也。哂

純當作
絕

莊王誤
作共王
其艷畜
作其其

心消除者，女之。昔帝舜藏黃金於嶰巖之山，抵
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於
是疎遠儀狄，純上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
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獐獵，而忘歸。於是
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
艷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壞後垣而出之。
此能拂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
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隣國，
恭王終諡為恭也。

夫刑辟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爲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判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罰若有疑卽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苟詳則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

詳刑

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衆明刑至於無刑善殺至於無殺此之謂矣夫閭亂之主用刑彌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衆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

兵要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者。

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於內，兵強於外。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奸慝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爲卒，威以爲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

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尚譎詐務行苛剋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竇成郅都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為能然其抑強撫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辦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

士字似

其聲頗
當作整
頗其

是申韓竇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為貴勢之所持人間之士所稱聽聲用名者眾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者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戚黨貴勢之託其整頓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為先行事務邀時取辦俾望上官

之指敬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降身以接士
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間之事無不循言說
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中之士言其能也
有此三者爲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否
之所以不定也

尊嫡

凡光祖禰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嗣
繼世繼世之道莫重於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
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羣下之

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
前代后妻賤而姪勝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
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
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衛有州吁之篡故傳曰並
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諫爭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
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
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

生疑言

扶之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哀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蹇蹇，傳曰：愕愕者，昌直諫者也。然則拂人之耳，逆人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爲諫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焉。況臣於君，有天壤之殊，無親戚之屬，以至賤

于至貴，以至稀間至親，何庸易耶。惡死亡而樂生存，耻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

決壅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

面恐而字誤

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
 隣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
 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權獨於己此人臣日夜
 所禱祝面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
 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為人君之務
 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
 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謀豎牧圉皆得達
 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
 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

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
 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
 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
 好味易牙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
 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
 寔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於
 帷幄之內沈溺於詔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
 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於政因曰帝王貴
 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

而不可得覩高途專權欺內二世見殺望夷臨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讚象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勲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考之導實有勲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留於民庶宜請于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為盈亡而為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耻

見之禍恐有誤字

導實疑有誤字

庶幾疑有誤字

也

銘誅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蒞無清惠之政而有饜饕之害為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勲德高邈伊周下凌管晏遠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

人相踵稱以爲義外若讚善內爲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爲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誅謚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効豈不誤哉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

賤疑姓

篇疑寫

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儼儼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効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